

戍边卫国

“战斗英雄”、某团九连班长 黄仲虎

我是某团九连班长。今年元月15日，在我们攻打老山地区某前沿高地的战斗中，我担任“五人突击组”组长，带领小组仅用五分钟时间就到达上级指定位置，毙敌二十一名。（我个人毙敌十一名），炸毁敌火力点和掩蔽部三个，缴获高射机枪和轻机枪各一挺，并与战友们一起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反扑。中央军委授予我“战斗英雄”称号。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是我久有的愿望。上阵前，我咬破手指，给连队党支部写了“戍边卫国，血洒南疆”的血书，决心杀敌立功，真正打出一个“虎”样来。

去年12月24日，我们在排长王宏带领下，坚守在某高地上，距越军只有三十多米。这个高地既是防御阵地的“枢纽”，又是阻敌进犯的前哨。因此，越军把它视为“眼中钉”，用各种火力严密封锁。其中，某高地的越军高射机枪，对我们威胁最大，切断了我们高地联络后方的两条供给线，后方每次前来送弹药物资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后方的物资送不上来，阵地上已经连续四天滴水未见了。同志们渴得嗓子冒火，嘴唇干裂。我们排有位战友叫徐可荣，两条手臂被越军炮弹炸断了，因流血过多，渴得实在受不了。我们找遍了整个高地，才在一个破罐头盖子里找到半杯水。其实，哪里是水呢！里面有很多泥沙，被烂树叶一泡，颜色都变黄了。我们用纱布过滤一下，放了七片净水片，准备给小孩喝。我们把水拿到他面前时，他已经晕过去了。给他喂了一点水，他醒过来发现我们给他喂水时，他又咬紧牙关，怎么也不喝下。他说：“我已经不行了，水就留给他战友吧。”第二天早上，小孩牺牲在阵地上。干渴煎熬着我们，水成了大家的命根子。后来，我听说附近一条沟里有水，但要经过敌炮火封锁区。以前几次有人下山沟里都没有成功。我向排长要求到沟里去背水。排长说太危险，不让我去。其实我怎么不知道这样做凶多吉少，但想到只有这样找水，才能守住阵地，早把生死抛在了脑后，坚决地说：“为了保卫阵地，我愿做第一个‘新开井’！”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里的人物！排长看他这种诚恳的态度感动了，和阵地上的一连崔排长商量后，同意了我的要求。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我趁越军炮火暂停的机会，带上战士郭志雄，各背一只水囊向水沟方向摸去。这条路上，尽是敌放

人炮弹炸成的石头渣子，光秃秃的，无法隐蔽。从这里通过，某高地的越军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各种火力早标定好了，发现目标就射击。我吸取了前几位战友的教训，跑步前进，使敌人的火器不容易瞄准。我终于跑到水沟边。见到水，我就象见到了救星，把两只水囊灌得满满的。下山容易上山难，况且身上背着五十多斤重的水囊，走起路来就更难。盘踞在某高地的敌人发现了，狙击步枪追着打，子弹就在头顶上嗖嗖地飞。那时，我什么也顾不得了，低着头一个劲地往前跑。阵地上有了水，同志们又一下活跃起来了。

元月10日，上级作出了收复某两个高地的决定，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连。

我一听高兴极了，因为拔掉这两颗“钉子”，就能解除另外两个高地对我们的威胁。

某高地是越军的一个重要据险点，山石峭峻，洞穴密布，暗火力点很多，盘踞着一个连指组。连队决定成立“五人突击组”，以小目标、快速度，插入右侧山腰，摧毁敌火力点，狙击增援之敌，保证部队顺利攻占该高地。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连队动员后，好多同志都指指点点要求参加突击队，每个人都讲自己的有利条件。指导员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第一，平时你苦练，关键时刻共产党员、班长要冲在前。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是党员，又是班长，当然应该成绩优秀。第二，我在师教导队集训过九个月，结业考试成绩优秀。第三，我兄弟五个，如果牺牲了，父母有人照顾，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我真的当上了“五人突击组”组长。我深知自己肩上的分量，第二天就把突击组的成员集中起来，根据自己在前阵地地上观察到的情况，组织大家摆沙盘，议战法。

15日上午十时，我军炮火准备结束后，我把手一挥，大声说：“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同志们，冲啊！”便一步步地推出。

到了山脚下，为了避免雷炸，大家拉大距离，踩着石头尖，跳着朝前跑。

正当同志们往前冲时，敌人的炮火压过来了。阵地上到处都是烟、是火、是横飞的弹片。张继雄负伤了，他见我抢救他，就焦急地说：“别管我，快冲上去，占领位置！”我深知在这里稍停一会，伤亡就会增大，便带着大家继续往前冲。就这样，我们仅用了五分钟就到达了上级指定的位置。

到了某高地右侧山腰，我便组织大家用火监视敌人，掩护后续进攻分队。突然，脚下响起一阵刺耳的机枪声。我爬去伸头一看，就在我们下面二三米处陡峭的石壁上，有个小灌木丛掩蔽着的洞口，伸出黑乎乎的手枪管，正左右摇摆着朝我们后续进攻人员吐着火舌。真是“冤家路窄”，这挺高射机枪，就是他们坚守某高地时，常常封锁我们后劲补给线的那家伙。我想到在某高地的艰难困苦和牺牲性的战斗，见到后续进攻人员受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只觉得一股热血往上翻，决心要亲手干掉这个魔鬼，方解心头之恨。这时，战士吴建林拿出四颗手榴弹要去炸洞。我夺过他手里的手榴弹，说声：“让我来！”就把手榴弹握在一起，乘战友们火力掩护的瞬间，飞身跃下，脚踩在敌火力点右侧一块石头上，手抓住洞口的小灌木丛，准备向洞里投弹。两名正瞄准着敌射击的战士见我突然而至，目瞪口呆！“猛地把唾唾冒烟的手榴弹塞进洞里，又一纵身，跳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隐蔽。只听‘轰、轰、轰’几声巨响，敌被炸炸洞，两名越军还有来得及喊叫就被炸得粉身碎骨，这挺高射机枪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后续冲击人员见我端了敌火力点，喊着杀声向前冲去。接着，我又在战友的掩护下，炸毁了敌人的一个轻机枪火力点和一个掩蔽部。

由于我们及时摧毁了敌火力点，掩护了后续攻击分队的战

斗，后续攻击分队仅用了四十分钟，就攻占了某高地的表面阵地。晚上八点多钟，越军对某高地猛烈炮击。一发炮弹落在我与吴建林蹲的洞口附近爆炸，强大的气浪冲起石粉迷住了我的双眼，顿时眼前一片漆黑。我心急火燎地对双腿负伤的吴建林说：“你腿负伤，我眼负伤，咱俩互相配合，如果敌人上来了，你就给我指示目标，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吴建林说：“好”。谁知稍停一会，左眼的泪水竟把石粉冲出来了一些，渐渐睁开一条缝，我高兴地一拳捶在吴建林的肩上说：“好，可以用左眼瞄准目标，打敌人！”16日，为了炸掉地的高地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不断发出从班到连规模的反扑，企图夺回失地。我们的阵地上有十五位同志，其中有五名伤员。为了不减少伤亡，保存实力，打击敌人反扑，王排长把阵地上的成员分成三个小组，轮流在表面阵地打反扑。下午二点多，越军一阵猛烈炮击后，便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向我们阵地扑来。我带着五名战士坚守在阵地上。我看了番地形，山坡很陡，易守难攻，就喊吩咐大家：“要节约子弹，把冲锋枪保险定在单发上，沉住气放近打。”敌人离我们只有一百来米了，我高喊一声“打”，端起冲锋枪就朝敌群射击。越军被我们突然一阵迎头痛打，惊慌失措，有的倒在地上没敢抬头，有的朝天放几枪就掉转屁股往回跑。这次，我们仅用了十五分钟就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我用左眼瞄准，毙敌两名。

17日下午六点多，我们又支援另一高地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反扑。在这次打反扑中，我又用左眼瞄准，击毙了两名越军。至此，我们已经是三天三夜没喝水了，没吃晚饭。伤痛、饥饿、疲劳一起袭来。排长见我右眼睛得象个桃子，就让我带着伤员下阵地。这一下我急了，冲着排长说：“战士们，生命重于不惜，我受点伤算什么，不下！”排长解释说：“伤员在阵地上没吃没喝会伤你的，你伤的不轻，就把他们带下去吧。”我还要争辩，排长把眼一瞪，硬梆梆地说：“服从命令！”这句话一说，我不好再吭气，只好把阵地上的工作交待一下，做好了带伤员下阵地的准备。

现在，每当我回忆起战斗经过，就想起了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比起他们，我们这些幸存者贡献还很少。今后，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刻苦训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再次奔赴疆场卫国杀敌。

行政机构的精简程度与行政分工的科学与否，关系极大。科学的行政分工，不仅是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障，也是行政机构精简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前提。不科学的行政分工，则往往是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所谓行政分工，是指一个机关将其担负的各种工作，根据不同性质和特点分成若干部分。因事设岗一定数量的分工，包括层内分工和部门分工两个方面。层次分工是指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分工，如局长与处长、科长与科员之间的工作分工；部门分工是指同一级别的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分工。

目前，有些机关的分工，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四种方法：一为分割制。即将本来应该由一个机关或部门管理的事务，分成两个或数个机关、部门来办理，破坏了机关职权分工和程序的完整性；二为部门独立制。即一些行政机构的下属单位级位要求独立部门，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三为对口制。也就是行政机构的设置和部门分工，样样都要上下对口，上面有个领导，下面就要有个副职，否则，就得不到相应责任，开展相应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和其他支持。如果乡政府分工与县政府各机构不尽对口，那么，县政府各科局就会想办法在那里设一个派出机构，用当地同志的话说，就是伸一条腿下去。据了解，某县三十九个科局，在乡级机关就有对口机构或机构的就达二十八个，只有审计、物价、烟草、劳动、城建、基建、外贸等十余个科局在乡镇没有“腿”。这些没有“腿”的科局也都大念不忘要伸条“腿”下去；四为照顾法。即某些干部不能下，“不犯错误不降职”，每当某个干部不能担任领导工作时，解决的办法往往是为他新设置一个符合他原来职别的机构或部门，以保证其地位不变、待遇不变。

由于不遵循科学的行政分工原则，实行不合理的分工方法，因而形成目前一些行政机构体制上的种种弊病，诸如机构重叠，层次繁多，以保证下级机关职能和工作程序的科学性。刘曙光 张焕光

向警予纪念馆正式开放

新华社长沙9月4日电（记者刘春碧、通讯员张孟东）为纪念向警予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经过调整充实后的向警予同志纪念馆，从今天起正式开放。胡耀邦题写的《向警予同志纪念馆》的横匾悬挂在大门的楣上。向警予同志纪念碑塑像也同时落成揭幕。

向警予同志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模范的女领袖。新华社长沙9月4日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同西班牙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科·费南德斯·费尔南德斯举行会谈。据外交部长助理王毅介绍，双方就加强双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以及两国在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两位外长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费南德斯表示，西班牙政府愿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吴学谦外长对此次访问表示欢迎。

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今天在华盛顿举行宴会，感谢中国政府的熱情接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等应邀出席。

向郭锡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向郭锡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郭锡兰同志是8月21日在北京病故的，终年六十六岁。

向郭锡兰同志是山西晋中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曾任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郭锡兰同志一贯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党性。他先后在省辖边区、西藏地区和现实生活最艰苦、工作环境最复杂的西藏高原，积极不懈地工作了几十四个年。其中扎根西藏近三十年，积极参加了西藏的民主革命和建设，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了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发展西藏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

郭锡兰同志病重期间，向仲勋、宋任穷、乔石、程子华、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同志，到医院探望。

中央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的纪律检查部门

配合有关部门搞好税收财务大检查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的纪律检查部门配合有关部门搞好税收、财务大检查。通知全文如下：最近，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开展一次税收、财务大检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此，党的各级纪律检查部门必须以高度重视。当前，偷税漏税，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还十分严重。这些违法乱纪行为，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危害很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税收、财务大检查，对维护国家利益，增强法制观念，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这次税收、财务大检查的顺利进行，各级纪委应：一、坚决支持财税、审计、银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与他们密切配合，按照财政部报告中提出的要求，认真进行清查清理，保证国务院《通知》精神的贯彻执行。同时，对于粮食系统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的清查清理工作，要继续抓紧抓好。二、对于检查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作出严肃处理。对肆意偷漏国税和违反财经纪律的，除追回应缴款项和进行经济处罚外，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直接责任者以纪律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触犯刑律的要由司法部门依法制裁。同时，要注意追究有关党组织和领导人的责任。三、通过这次税收、财务大检查，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要广泛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增强干部、职工的法纪观念和全局观念，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觉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廉洁奉公，尽忠职守，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健康发展。



△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李鹏副总理参加会见。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

（上接第一版）

赵紫阳和冈萨雷斯先后在会上讲话。赵紫阳在讲话中就西班牙人民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西班牙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谈到两国关系时，赵紫阳指出，中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1973年中西建交以来，两国之间在很多领域中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说，这次冈萨雷斯首相来我国访问，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中又一件大事。他表示相信，在中西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之间的合作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赵紫阳说，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项基本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不断克服发展生产力的各种障碍，使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当前正在从事的一项十分艰巨和有意义重大的任务。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相信，再有三、五年的努力，改革的成绩将更加明显。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同西欧各国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和前景更加广阔。

△ 9月5日，赵紫阳总理同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摄

冈萨雷斯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以坚定的决心和现实主义的姿态实施伟大的现代化及经济现代化计划表示敬重。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适应中国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特点，同时它又是开放性的，有益于吸收和学习外来的经验。

关于双边关系，冈萨雷斯说：“我国有条件提供广泛的、竞争力强并完全适合贵国不少工业部门需要的技术。在提供资金方面，西班牙的意志是灵活的，我们愿意研究不同的选择方案，包括提供软贷款或混合贷款，正如在一些重要项目中已做过的那样。最近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为我们扩大合作和使其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冈萨雷斯在讲话中还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在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的交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石油工业部长王涛、轻工业部长杨波、新华社社长穆青、随同冈萨雷斯来访的西班牙政府官员等出席了宴会。冈萨雷斯和夫人一行今天下午参观了故宫、天坛和颐和园。

向人民功臣学习

后，继续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他们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民奉献的多，索取的少，有的象春蚕一样，已为人民吐尽了最后一根丝。这些默默无闻的老战士身上体现出革命精神和优秀思想品质，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东西，正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他们不应该被遗忘，而是值得永远学习的榜样。

给予这些老同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必要的照顾，是完全应当的。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会使这些老同志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有利于青年一代向他们学习。我们不能让人民得出当功臣、当先进“吃亏”的印象。这些大都进入老年、体弱多病，我们要发扬敬老尊贤、拥军优属的良好传统，切实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之虞，使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

这些抗日战士的参加者和幸存者，没有居功自傲，停步不前，他们复员回乡

冈萨雷斯首相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中国和西班牙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基础协定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今天上午在陪同团长、石油部长王涛的陪同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随同来访的冈萨雷斯首相的夫人和西班牙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科·费南德斯、奥多涅斯、索拉纳和西班牙驻华大使马塞奥出席了献花圈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基础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和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南德斯代表各自政府分别在两个文件上签字。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冈萨雷斯首相签署了签字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国务委员方毅今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日本国务大臣科技厅长官井内黎一和夫人、尼泊尔政府代表

据新华社拉萨9月4日电 以旅藏、工程、交通等部大臣一银会代表团成员方毅、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李一银今晚在拉萨市由拉萨来研究委员会长彭希、马拉萨加教授率领的芬兰学者访华团。

伟大的时刻

杜宣

当四十年前，伟大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奉派到中印战区美军总司令部设在昆明的战略情报组去工作。这段历史，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44年夏天，党通过关系，决定我以民主教授身份，去与美军战略情报组的一位军官见面。据他说，盟国陆军中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曾多次要求蒋介石政府，提供我华东沿海敌我态势情报，盟军考虑要在华东沿海选择一个适当的登陆点，但蒋方对此并不积极，所提供的情况，同美军了解到的距离很大，甚至相反。譬如美军了解到华东沿海有一大片地区是新四军控制的，但蒋方情报组却说成是沦陷区。当时条约规定，盟军在中国一切行动，必须通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不得直接与任何部队接洽。史迪威为了更快地打取日本帝国主义，早日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命令情报组设法和我方秘密接触。

我们向他们表示，我认识新四军方面的朋友，可以帮助到那边去，但由昆明去华东路途遥远，很大的一片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我们中国人通过封锁线困难不大，美国人就不那么容易。为了保密与安全，他们派去的语言通晓我，不能自出行动。这些他们都同意了。

经过很多天的苦思冥想，认为用完全秘密方式是难的，只有用公开方式比较安全。正是在这时，盟军首先轰炸日本本土，这次轰炸乃是由美国空军轰炸机与日本空军的联合，他的飞机飞回内地时，在天目山撞山，立时特人受伤。一得到这一消息，心情忽然开朗了起来，我不禁暗暗地叫道：有了，有了办法了。因为天目山基本上是在我军控制下的，只要能够到天目山，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我向他们说，利用杜立特将军在天目山撞山事件，美军可正式向蒋方提出，为了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鉴于杜立特飞机在天目山失事，美空军要在天目山设立气象站，蒋方不得有不同意见。这建议立即得到他们的赞同。

经过短期筹备，我们就利用第十集团队的名义，从昆明出发了。无法预计的困难和危险，不断地在我们前进途中发生。我们出发时一共五架飞机，其中两架运输机用来乘人和装给养器材，其中一架战斗机用来护航。当时南昌已经沦陷，我们于午夜飞离南昌上空时，敌机起来截击，高射炮向我猛烈射击，一架装给养的飞机，不幸被击落。我们由于有战斗机保护幸免于难。在江西遂川机场着陆后，改换汽车，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迂回辗转，和国民党部队多次明争暗斗。我们利用国民党的恐美心理，一方面理直气壮，另一方面又随机应变，克服重重阻碍，终于到达天目山和我部队取得了联系。就在这一周的星期一，昆明总部来电，命令我们立即撤回，并派专机在长汀机场等候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为什么又命令我们撤回呢？我们百思不得一解。回到昆明后，才知道蒋介石一再抗议史迪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被迫调离史迪威，另派魏德迈继任他的职务。蒋方得悉我们到达天目山已与新四军联系，对美军总提出抗议，因此不得不将我们撤了回来。这已是1945年5月了。

这时我虽已不断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不时有美空军轰炸人员被我游击队救获的消息。我对此大加赞赏表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是坚决抗日的队伍，而且是富有道德精神的队伍。由于这事的启示，我7月底特地去南宁，与广西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商谈，我们负责救护在东北纵队和琼崖纵队区域内美空难空军的，要美方给予通信器材和药品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带着这一方案，8月初同去昆明和美方商谈，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条件。

这时我住在美军昆明空军基地家属区，我住的营房是情报局下属的一个被称作C2T建筑。8月9日这天深夜，我正要上床睡觉，忽然听到大厅外面传来一阵阵嘈杂的人声。这天半夜一向是很安静的，除了飞机不断起落的声音外，人声是很少的。当时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吵或有醉人醉后胡闹，所以没有注意，还是准备上床。接着很多人跑地喊，还交织一些大叫大嚷的声音，但听不清是什么内容。这时我感到迷惑是出了什么事，马上向大厅走过去，看到厅门口，两个美国人抱在一起，口中大声，"WAR IS OVER!"（战争结束了！）走进大厅一看，所有人都是同样叫着。并不象喝醉了酒，而是兴奋，而是狂喜。顿时，我摸不着头脑，心想难道真是战争结束了吗？日本投降了吗？这在我来得太突然了，真有点不敢相信。正在这时，外面开进了一辆吉普车，这里的负责人站在车上对着大家兴奋地大叫："日本天皇发表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他的话音一落，大家更加兴奋地向那辆跑，狂跳狂喊了起来。

我也想尽情地大喊，但我控制住了。踏着灯影走回宿舍，即躺躺在床上，激动得躺下了泪水。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重复地默念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战争结束了！"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经受的大喜过望啊！

我想到我国亿万人民从此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了，我们从此结束了八年来的颠沛流离的苦难，可以同被分离的亲人重新团聚了。我们将擦干身上的血迹，在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的我们的神圣土地上重整家园。

1945年是伟大的五年，5月击败德国法西斯，8月迫使日本法西斯投降投降；人们将从这8场历史上空前浩劫中认识到：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任何民族是不可欺侮的，历史必然要前进，正如地球必然按照它的轨道运行一样。胜利必然属于全世界人民。

为去探望我的老师，我一大早就上路了。自行车沿着平坦的机耕路奔驰，车轮碾过冻土发出"吱吱"的响声。昨夜一场大雪，将凸凹不平的大地填补得平平整整，大千世界呈现出玉洁冰晶的动人风采。从附近时落里传来清脆零星的爆竹声。这是新年的余音，它告诉人们，旧岁刚去，新年伊始。我禁不住又想起了我的老师。这是他的第六十个春节了。去年，他给我的一封信，说自己已办理了退休手续，准备在故土度过余下的岁月，尽力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生活的大墙往往能阻断人与人的联系，但却隔不断人的敬意和怀念。我和我的老师虽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但他那雕刻在我记忆底片上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常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制服，两袖和胸前总是沾着斑斑的粉笔灰。有时我们提醒说："老师，粉笔灰。"他总是轻轻地笑笑："没关系，粉笔灰不沾，没病嘛。"说时会顺手拂几下，但结果却又增加了几条白道儿……

我记得，老师第一次给我上课，是那年初秋。那天，在一阵细雨的催促下，一位带眼镜的矮墩墩的老头，胳膊窝里夹着一大摞书，缓步走上黑板前的讲台。班长响亮地喊一声"起立"。同学们都迅即站了起来。老师扫了一眼全体同学，然后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待大家坐下后，便在黑板上写下了很大的"白"字。

"我姓'白'，黑白的'白'，刚调来这个学校。你们以后就喊我白老师好了。喊先生也行，听说你们这些地方都是喊先生的。"在他讲话时，我盯着那顶在鼻梁上的眼镜，真担心它会突然掉下来。看过去，先生很象我的外祖父，也有一撮花白胡子，说话时，胡子一翘一翘的，只是外祖父不戴眼镜……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老师突然问："你们谁是过河来上学的？"同学们先是一愣，接着有几个举起了手，我也把手举了起来。

"请放下。"老师慈祥地笑着，说："你们每天从河那岸到河这边来上学，都是摆渡人把你们送过来的。我呢，也是个摆渡人。我是在知识的海洋上为你们摆渡。虽然我摆渡的本领不怎么好，但只要设大风浪，我会尽全力把你们送到知识海洋的那一边的。"老师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听起来非常有趣。教室里出现了极少有的安静。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听完了白老师给我们的第一节"课"……

现在，天快晌午了，我又来到了清源河口。清源河水缓缓地流着，如锦的波光，轻轻地掠过浅绿的水面，静静地，悄无声息。河两岸，漂泊着一只渡船。河岸，落叶的柳林掩映着炊烟袅袅的白莲村——我的老师就住在这个村上。

"摆一摆渡一摆！"我大声地喊着，清亮的声音越过宽阔的河面，飞向对岸，然后又被"弹"了回来。刚喊过一声，我突然想起，这会儿，就是喊作嗓门也是白搭，船工历来是不会为一个乘客来回来的，更何况这儿是年初初三。于是，我只好支起自行车，从挎包掏出英语课本，背对着清源河，大声念了起来："……The road was separated by a stream……"刚念了几句，河面上突然响起水声。我回首望去，啊——渡船已缓缓地向这边驶来了。阵阵桨声打破了河面的平静，也给我带来了无限欣慰。我仔细端详着，摆渡人是个老头儿，看条板板还硬朗。他双臂交叉地操着双桨，不时撩起雪白的浪花。他双目平视，上身有节奏地前倾、后仰，前倾、后仰……我很感激，不禁对这个摆渡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搬上船，放稳妥，然后顺着船舷走到后舱，"老师，您歇会儿，我来摆。"

"等等，有几个孩子就要来了。" "几个孩子？我问，'来干什么？'"

"听我辅导课外作业。这些农民的孩子，读书真艰难。有不少都是很聪明的，但因为责任制后劳力紧巴巴，家长们便令其退学了。这个丁便是我'争取'来的呢。他们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渡船上消磨，所以，村上人说我是'水上学校'呢！……看看，他们来了！"

可不是，我扭头向河堤上望去，那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小身影，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突然产生了几多感慨：这些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呀，然而，他们却放弃学业在河里摆渡劳作。一旦黄金般的年华过去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不读书之苦时，心里该作何感想呢？每个当父母的都要为孩子们多想啊……

在我沉思遐想之际，小鸟般的孩子们一个个不"休"到了船上，围着白老师，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你们知道她是谁？"在孩子们叫嚷的间隙，白老师突然用笔指着我，说："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我，然后又看看白老师，那意思很明显：不认识。"

"她就是您常给我们说起的晓章啊！"老师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的情感。

"啊，晓章？"孩子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眸子里充满羡慕："了不起，大学生！"

"对了，我见过她！"一个细鼻子女孩说。 "见过？"我莫名其妙。初中毕业后，我就随平反后复职的父母回到了县城，然后投身于高考的"竞技场"……几年来，我虽时时眷恋着清源河，思念着我的老师，但却因种种理由，一次也没来过。这个细鼻子姑娘在哪里见过我？

"没错儿，我是见过你！"细鼻子女孩肯定地重复着，"白老师的影象上有你的照片。"

"啊，原来如此。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也都说见过我，只是照片上的我胖得多。我也立即想起了白老师那部珍贵的影集。那是小学毕业前，有一

摆渡人

张少中

人生出了敬意！

当摆渡就要靠上右面的码头的时候，我的心竟怔住了。大声喊道："白老师，是您啊！"我万万没想到，这摆渡人就是我要去探望的白老师。我"嗖"地一声跳上船，忘情地抓住了老师的手，紧盯着老师额头上一刀刻般的纹路和银丝似的白发，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哈哈，是晓章呀！"老师也认出了我。"我是特意来看您的，白老师。" "看我？那情况好啊！上了大学还没忘记我这个摆渡人，难得呀！"

"摆渡人？"老师先说自己是摆渡人，只不过是打个比喻，现在怎么又摆起了渡呢？白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不等开口便告诉我：这个渡口原是村上社员挨家轮流摆渡的。包产到户后，劳力紧张，社员们腾不出人手摆渡了。但行人总想过河呀，更主要的，村上的孩子每天都要到河对岸中心小学去上学。倘若没有一个确定的摆渡人，会误了孩子们学业的。于是，他这个退休的"闲人"主动承担了摆渡的差使，用他的话说，"就当消遣"。其实，摆渡可不是个省力活计呢……

我将自行车